

非遗大师熊松涛的传奇人生

# 一缕金丝铸珐琅

本报记者 张丹

在通州，有一座藏着极致东方美学的珐琅博物馆，这里陈列着银胎掐丝珐琅的传世之作，也记录着一门非遗技艺从家族传承到行业标杆、从本土深耕到国际认可的传奇历程。掌舵人熊松涛，是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北京特级工艺美术大师、熊氏珐琅第三代传人。从1995年正式接过父辈手中的金丝，到耗时六年攻克掐丝珐琅表盘填补国内空白，再到以银胎工艺刷新行业标准，让传统珐琅走进现代生活。

## 0.06毫米银丝里的匠心追求

如果说研发珐琅腕表是熊松涛对行业的突破，那么银胎掐丝珐琅工艺的创新，则是对技艺本身的极致追求。

传统景泰蓝以铜胎为主，质感厚重、光泽偏暗，难以满足高端收藏与现代审美需求。熊松涛在家族传统铜胎珐琅的基础上，大胆创新，潜心研发银胎掐丝珐琅工艺，攻克了银胎易氧化、釉色难附着、高温易变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，大幅提升了珐琅作品的光洁度、反光度与通透感，让作品呈现出温润如玉、流光溢彩的质感。

在熊松涛的作品里，极致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标准。他坚持使用0.06毫米的纯银丝进行掐丝，这是肉眼几乎难以分辨的细度，手工操作时，必须屏息凝神、心手合一，手不能抖、力不能偏，稍有不慎，银丝便会断裂，前期所有努力全部白费。“掐手表表盘时，银丝最细能达到0.04毫米，比头发丝还要细，材质极软，弯折、勾勒全靠经验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”

除了掐丝、施釉、烧制、篆刻，每一道工序，熊松涛都追求极致。一件精品珐琅，从制胎到成品，需要历经108道工序，单是烧釉就要反复烧制6至8次，整体流程多达20余次，耗时两个月至一年半不等。“珐琅是火的艺术，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，温度、湿度、氧化还原反应，任何一个细节出错，都会导致失败。”

气泡与砂眼，是珐琅工艺的百年顽疾，即便是故宫珍藏的宫廷珐琅器，也难以避免气泡磨破后留下的黑点。但熊松涛偏要“啃硬骨头”，他花费数年时间，反复试验、优化工艺，最终实现了作品几乎无气泡、无砂眼的效果，肉眼难以分辨，达到了行业顶尖水平。“前人做不到的，我们要努力做到；前人做到的，我们要做得更好。”

他对细节的“较真”，到了近乎“偏执”的程度。作品的底纹要通过手工篆刻，追求立体层次感；釉色过渡要自然，大红要明艳，翠绿要通透、水墨要雅致；即便是不起眼的边角、底部，也要精益求精，绝不敷衍。熊松涛告诉记者，“不成魔，不成佛。做手艺，没有偏执的执着，就做不出好作品。”

## 传统珐琅接轨时代与市场

在熊松涛看来，传承不是守旧，创新不是背离，只有让传统工艺跟上时代审美、融入现代生活，非遗才能真正“活”下去。“明清有明清的审美，近现代又有各自的风格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，手艺人必须符合这个时代，才能活下来。”他直言，如今很多非遗项目陷入困境，根本原因就是太过传统、脱离时代，最终只能束之高阁，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。

为了让珐琅走进现代生活，熊松涛在保留传统工艺精髓的基础上，不断在图案、色彩、造型、用途上创新。色彩上，他打破传统珐琅暗沉的色调，研发出明亮、通透、适配现代家居的釉色，符合当下阳光通透、多彩简约的生活环境；造型上，从传统的瓶、罐、盒，延伸到腕表、首饰、车饰、轻奢饰品等，满足年轻人的审美与需求；图案上，在松鹤、孔雀、繁花等传统吉祥纹饰的基础上，融入水墨、极简、国潮等现代风格，让作品既有东方典雅，又有时代气息。

“大作品面向收藏家，小饰品贴近年轻人。”针对年轻群体，熊松涛团队开发了葫芦、手链、项链、耳环等轻奢珐琅饰品，成本亲民、造型时尚，兼具传统技艺与现代美感，在市场上备受欢迎。“现在国潮兴起，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老手艺做成他们愿意戴、愿意用、愿意分享的东西。”

在工艺融合上，他大胆尝试，将掐丝、篆刻、镶嵌、内填等多种工艺结合，让作品更具层次感与独特性。他耗时五年打造的大型银胎珐琅座钟，融合多种顶尖工艺，耗用150公斤白银，先制作三台铜胎模型试验结构，反复修改设计，最终成品寓意“终生平安”，成为传世之作，也成为他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核心作品。

市场与生存，是熊松涛始终理性面对的问题。“不能光讲奉献，手艺人也要生存。”他果断放弃利润低、竞争激烈的铜胎产品，专注银胎、金胎高端珐琅，发挥工艺与技术优势，在行业中形成核心竞争力。“熊氏珐琅不做低端产品，不搞恶性竞争，我们靠手艺立足，靠品质说话。”

市场上鱼龙混杂的乱象不少，比如用3D打印冒充手工掐丝、氧化铝丝网冒充珐琅画等，但熊松涛始终坚守职业底线，绝不随波逐流。曾有国外客户出高价，请他仿制国际品牌珐琅腕表，即便利润丰厚，他也断然拒绝：“这是作假，是砸自己的招牌，熊氏珐琅绝不这样做的事。我们只做原创，做精品，不做仿品，不碰假货。”

这份坚守，让熊氏珐琅在业内树立了良好口碑，也吸引了众多国际一线品牌前来橄榄枝。

2026年，熊松涛与国产高端汽车品牌红旗达成合作，为红旗金葵花定制款车型制作珐琅车饰，将非遗技艺融入汽车内饰，让珐琅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被看见。“汽车的受众比珐琅广得多，通过这样的合作，能让更多人了解景泰蓝、喜欢传统工艺。”

如今，年过半百的熊松涛，依旧每天坚守在工厂，把控作品品质，指导匠人技艺，谋划品牌发展。曾经熬到凌晨的冲动，化作沉稳内敛的坚守；曾经攻克技术的热血，化作传承非遗的责任。他说，自己这辈子，只做了珐琅这一件事，也只想做好这一件事。

## 耳濡目染的童年印记

熊松涛与珐琅的缘分，从出生那一刻便已注定。1969年，熊家的花丝厂正式建立，从祖父到父亲，两代人扎根景泰蓝行业，在炉火与铜胎之间坚守半生。熊松涛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，自幼在工厂里长大，在他的童年记忆里，满是空气中弥漫的釉料气息、炉火跳动的噼啪声、父辈们低头掐丝的专注身影，以及满眼的瓶瓶罐罐、牡丹纹饰。

“自打我记事以来，厂子就一直在，每天看见的全是景泰蓝的瓶子、罐子，听的都是花卉寓意，说实话，那时候真有点审美疲劳。”回忆起年少时光，熊松涛坦言，最初他并未觉得这门手艺有多高深，更没想过自己会一辈子与珐琅相伴。那时候的他，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对日复一日、枯燥繁琐的手工艺，没有太多热情，甚至一度想要避开这条既定的路。

1995年，在父辈的引导下，熊松涛正式踏入珐琅行业，从基础的制胎、掐丝、点蓝学起，成为家族手艺的第三代传人。那时候的他，依旧只是按部就班地学习技艺，没有明确的目标，也没有强烈的热爱，每天在工位上重复着单调的动作，腰酸背痛是常态，手指被细如发丝的金线划破、被高温烫伤，更是家常便饭。

改变，源于一次偶然的触动。某天，他在一本时尚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珐琅腕表的报道，文中写道：“全世界仅有10人能制作顶级掐丝珐琅表盘。”这句话像一颗石子，在他心底激起层层涟漪。“我们家世代做景泰蓝，这门手艺传承了这么多年，难道就做不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珐琅表盘吗？”不服输的劲头，在这位年轻匠人的心底悄然生长。

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熊松涛真正走进了珐琅的世界。他不再觉得这是枯燥的重复，而是把它当成一场必须攻克挑战；不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传承，而是想要在传统之上走出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。“喜欢一个行业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当你真正沉下心来钻研，做出前人没有做到的事，那种成就感，会让你愿意为之坚守一生。”

## 填补国内高端珐琅腕表空白

2000年，熊松涛立下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“天方夜谭”的目标——研发中国人自己的掐丝珐琅表盘，填补国内高端珐琅腕表的技术空白。

那时候，国内高端珐琅腕表市场完全被国外品牌垄断，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少数国外匠人手中，不仅价格昂贵，更对国内匠人封锁工艺。“媒体说全世界只有10个人能做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，我们有百年景泰蓝工艺积淀，有家族传承的精湛技艺，一定能做出来！”

可真正开始研发，熊松涛才明白，这短短一句话的背后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。珐琅表盘，方寸之间藏乾坤。它的面积仅有硬币大小，却要求精度极高、工艺极繁，比传统珐琅器皿难度高出数倍。首先是胎体问题，表盘材质轻薄，高温烧制时极易变形，一旦变形，便无法匹配机芯；其次是掐丝工艺，表盘上的纹饰细腻繁复，需要用到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金丝，熊松涛团队所用金丝最细可达0.04毫米，相当于头发丝的一半，手工弯折、勾勒时，稍一用力便会断裂，毫厘之差便前功尽弃；再者是釉色烧制，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，炉温的细微变化、氧化还原的微小差异，都可能造成成品报废，气泡、砂眼、崩釉等问题，更是家常便饭。

最初，熊松涛带着一个三五人的小团队埋头实验，没有成熟的技术参考，没有现成的工艺标准，一切只能靠摸索。他们先是尝试给香港客户制作，整整两年，无数次试验，无数次失败，始终达不到对方的标准。“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表盘，怎么做不好？”那段时间，挫败感无时无刻不在笼罩着团队。

但熊松涛从未想过放弃。他四处寻找合作机会，主动联系北京手表厂，一次次上门沟通，提供数据、尺寸、安装要求，反复磨合；他远赴日本、俄罗斯、欧洲考察，走进国际品牌工厂，看不到核心工艺，就仔细研究成品，揣摩标准与细节。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只要见过好东西，就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努力。”

为了攻克技术难题，熊松涛把家安在了工厂，吃住都在工位旁。每天下午2点开工，一直干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态，有时候刚躺下，突然想到一个改进方法，立马爬起来继续实验。“那时候根本不觉得累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把这门技术攻下来。”失败了，就拆解分析问题所在；釉色不对，就反复调试配方；胎体变形，就不断优化制胎工艺。

2006年，历经整整六年、近两千个日夜的攻坚，熊松涛终于成功研发出掐丝珐琅表盘工艺，得到了北京手表厂的正式认可，中国高端珐琅腕表的空白，被这位通州匠人彻底填补。

那一年，他为北京手表厂制作的《蝶恋花》珐琅腕表一经问世，便惊艳业界。方寸表盘之上，玫瑰、康乃馨、马蹄莲、兰花等十种花卉栩栩如生，高速转动的摆轮带动蝴蝶翅膀，仿佛在花丛中翻飞，每一根金丝、每一抹釉色，都堪称完美。这款腕表在瑞士巴塞尔展览上一炮而红，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珐琅工艺的实力。

“最艰难的时候，不是技术上的瓶颈，而是不被理解、看不到希望的迷茫。”熊松涛说，六年时间，他烧掉的废品不计其数，投入的资金难以计数。在他的工厂里，有一件特殊的作品——“永远无法完成的作品”。专门用来陈列所有烧制失败的废品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件作品的体积不断扩大。“只要我还在做，就会一直有废品，它记录着我们的失败，也见证着我们的坚守。”这件特殊的“作品”，成为熊松涛六年攻坚最真实的见证。



# 匠心

北京城市副中心报

4

2026年5月6日  
星期三

本版编辑 陈节松  
校对 彭师德 刘一  
沙澎洋 绘制

本版摄影 常鸣